*Классическая поэзия*

*Перевод на русский язык*

**Ма Чжиюань (马致远1251-1321 гг.). Династия Юань**

**水仙子. 春风骄马五陵儿**

春风骄马五陵儿，暖日西湖三月时，管弦触水莺花市。

不知音不到此，宜歌宜酒宜诗。

山过雨颦眉黛，柳拖烟堆鬓丝，可喜杀睡足的西施！

*Класiчная паэзiя*

*Пераклад на беларускую мову*

**Сюэ Сюань (薛瑄 1389-1464 гг.). Дынастыя Мин**

**樵云野老**

白头已与世相违，笑指生涯在翠微。伐木忽看云满斧，束薪不觉露沾衣。

息肩频向青林歇，荷月长从绿野归。一曲浩歌天地阔，远山回首晚霞飞。

*Сучасная паэзiя*

*Пераклад на беларускую мову*

**Фу Т’еньлiнь (傅天琳, 1946-2021 гг.)**

**童话在森林等着我**

|  |  |
| --- | --- |
| 五点钟  朝霞就在山顶嘎嘎起舞  阳光拂过你皎洁的前额  黎明静静融化  道路蜿蜒  山色蓬勃而斑斓    我敞开衣襟  迎接这个盛大的节日  童话在森林等着我  我要把树叶和红浆果佩戴在胸前    看那些柞树，椴树，枫树，桦树  踮起直直的长腿  金叶漫卷    我相信一定有七颗星宿下凡  坠落在枝头  在大树的腰上露珠一样闪动 | 最亮的一颗  在峰顶那丛最旺盛的景象里  而我上不去，就让我一个人  站在山间，多绿一会儿吧    正午  光的瀑布垂直泻下  在厚厚的树叶上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  接着，落在发蓝的石头上  留下发蓝的影子    接着秋天把溪水也弄红了  灵韵流动的水  我真想像拎小手绢一样  拎起一片溪水带回城市  而我不能去搅动它    我做不了乔木  就作一株灌木  做灌木不行，就做一堆枯叶  在七星砬子，做一头虫子也很好  我就可以气定神闲地  在一片阔叶里放下我的睡眠 |

*Современная поэзия*

*Перевод на русский язык*

**Люша Хэ (流沙河, 1931-2019 гг.)**

**夜捕赠女友洁**

|  |  |
| --- | --- |
| 回忆走过的路  使我暗自惊心  为什么要这样曲曲弯弯  弯弯曲曲 浪费着生命  如果走成一条直线  岂不节省许多光阴 | 现在我才明白  原来步步都在向你靠近  要不这样弯曲地走  我们将会永远陌生  迟速一秒就不再相逢  恰如两颗交轨的行星 |

*Современная проза.*

*Перевод на русский язык*

**Пан Юйлян (庞余亮, 1967 г.р.)**

**榆树脾气**

我一直没有说——不是我不敢说，而是我说了怕你们 耻笑，我是榆树村的孩子。这是我虚伪的开始，当我醒悟，我心中好像落了遍地的榆叶。这是春天啊，落了叶的榆树是患了一场大病，头发都掉了。

还记得榆钱儿吗？一枚一枚榆钱儿像榆树的一片片羽毛似的，一棵想飞的榆树就长在我家的天井里，我的小名就叫榆钱儿，我是榆树最小的孩子，总喜欢和榆树说着悄悄话，或者就爬上榆树的脖子，看远方那看不尽的平原、看不尽的苦难与幸福……

但是谁，谁砍走了那棵榆树？

那是一个饥饿的年代，我吮吸着母亲干瘪的乳房，仍然大哭不止。父亲已经捋了榆钱儿、榆叶，还剥下榆皮煮熟了，白生生的榆身就露了出来，像是你身上的骨头——我渐渐地不哭了，抽泣着，吮吸着你身上渗出的榆树汁。清凉的芳香的榆树汁，我的生命之乳啊。直至多少年后，我流的汗都有榆树的清香，榆树型的生命是与大地有关、永不能背弃的。

但多么令人羞愧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我的汗水就失去了榆树汁的香味，慢慢地有了烟味、酒味、金钱的臭味……常常想回首看一看村中长得最高的榆树，那榆树之顶的一只喜鹊窝，但我看不见，戴上八百度厚如瓶底的镜片也看不见。

是谁，伐走了我的榆树？

我一直在怀念着冬天，冬天的榆树笨拙而勇敢地在天空中抓着什么——我常想，赤裸的榆树影多像是一个灵魂不屈的骨骼。

正是在这个冬天里，父亲花了一天的工夫搭成了一座榆木桥，母亲花了一夜工夫用榆树皮做成了榆木香，哥哥用力劈着老榆根，我把榆树根掺在灶火中烧，火苗噼啪作响——锅中的水已经沸了……

怀念啊，多榆树的老家啊，老母亲总是听见喜鹊的叫声，想儿女们快要回来了吧。从榆树村出发的孩子，走过了榆树桥，沿着母亲点燃的榆木香和祝福走着，再也不回来了。是谁，砍掉了那棵榆树？

那些失去了家的喜鹊还在一阵又一阵地盘旋、鸣叫，直叫得我心痛。那系在榆树上的老牛呢，它如今已被卖给了那个胖胖的屠夫了。还有榆树村，这丑陋的朴素的榆树村，如今也变了，变得让人不敢认了。榆树村，居然没有一棵榆树了？

这不是虚构，这是的的确确的，我们已经把榆树忘了，就像忘记了在乡下固执己见的老父亲，他教会了我们真诚、朴素、自足、勤劳，而我们却都鄙视他的沉默。

“……出门在外，榆树村的孩子，你的榆树脾气改了没有？”

这一问，我一下子明白了，我只是一枚被风和命运吹落在大地上的榆钱儿。

*Сучасная проза.*

*Пераклад на беларускую мову*

**Ван Хуэйжэнь (汪惠仁, 1970 г.н.)**

**八十年代野中记忆**

*野中，是安徽潜山野寨中学的简称。从野寨中学出来的孩子，习惯这么称呼自己的母校。今年是野中建校八十周年——八十年前，因纪念抗日阵亡将士而建。野中的深厚，我虽有些微体会，却无力道出。我在天津生活了三十多年，关于潜山老家，始终没有忘掉的，其中大部分都是和野中有关。面临潜川，背依天柱，近旁是三祖寺，这就是野中之所在。当年我家住在野中，我的整个八十年代都在野中度过，我记下几个片段，献给八十年代，也献给野中。*

**电视机**

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，我随父母迁居到白水湾的潜山五七大学——实际上就是个师范学校，我开始知道世上还有电视机这种奇妙的东西。虽然只是黑白电视，每到周末的下午，从专门保管电视的老师把电视机柜子抬出来的那一刻开始，师生们的脸上便洋溢着幸福的表情。白水湾，群山环绕，远离城市，微波信号很弱，多数的情况是，夜晚的空地上，几百个人兴致盎然地在看电视显示屏上的麻点（有时是方向随机的织布纹样），麻点依稀能组合成人的形态的时候，观众当中便爆发出巨大的欢愉声，直到有人判断节目播放完毕，人群才散去。

五七大学的幸福时光很快就结束了，我父亲又接到了工作调令，他告诉我们，暑假结束前，我们就要搬家了，要搬到野寨中学。我的情绪是低落的，我喜欢那个闪烁着麻点、让我们猜测节目是否结束的电视机。我怀疑野寨中学没有这么高级的设备。

完全出乎我的预料，1980年，野寨中学居然有两台电视机，其中还有一台是彩色电视机，而且是二十四英寸大的。声音是清晰的，图像多数情况下是稳定的，即便出现了帧图翻滚的局面，我们也都是情绪稳定的，因为我们有张有林老师，他是我们心目中信号调试大师。他通常轻咳两声，在电视机的右上角打开一个盒子，飞快完成技术动作，当时也有凑上来偷师调试奥秘的，那人刚凑近，张老师便啪的一声已经关上了盒子，信号神奇地回到正常状态。于是，关于这个世界的一些信息，我不再像在白水湾那样在显示屏的麻点里去猜了，我看见了审判“四人帮”，看见了女排，看见了世界杯，看见了山口百惠。到《射雕英雄传》《霍元甲》的时候，学校里的老师家基本上都买了电视，学校的电视就没人再看了。